石渠意見

石渠說

石渠者吾自號也吾為誰三原王恕宗貫也初吾以介菴類所居以自警欲不易其介因以為之號人知之又以其頗有齒爵故多以介菴先生稱焉既納祿而歸乃於先塋二門前造一石渠以通灌溉蓋欲圖堅久而導慶澤於無窮喜其渠之成而因以為晚年之號漢以石渠閣為藏書之所而吾所謂石渠者既無閣又無書之可藏不過游其流求其源

以達其意焉耳巳未季秋自題

石渠意見請問可否書

夫五經四書皆載道之器聖賢微言義理深遠不有儒先傳註初學之士未易通曉然而諸儒傳註議論紛紜有同有異學者莫知適從至南宋後議論始定四書則以朱子章句集註為主易以程傳朱子本義為主書以蔡傳為主詩以朱傳為主春秋以胡傳為主禮記以陳澔集說為主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以人文化成天下命
時儒臣纂脩五經四書大全仍以前五
子傳註為主而以其餘諸儒註釋分書
之以備參考甚盛典也恕自蚤歲讀書
竊取傳註之糟粕為文辭取科第及入
仕亦嘗執此措諸行事今老矣致仕即
家復理舊學其於傳註發揮明白人所
易知易行者不敢重復演繹徒為無益
之虛文至於頗有疑滯再三體認行不

去者乃敢以己意推之與諸生言之評
論其可否諸生皆明理士也以為可吾
則筆之於書藏諸家以示子孫以為
不可即當焚之無誤後學

弘治己未八月望日石渠王氏書于[illegible]
道書院攷經堂

石渠意見卷之一

大學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右傳之四章釋本末且經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章句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然傳之首章已釋明德二章已釋新民今又言釋本末則是復釋明德新民也恐不然若將下章此謂知本一句删去

将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續在此章此謂知本之後將物有本末一節為之首繼之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後兩節又繼之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之以此而通為一章釋格物致知似乎文理接續且大學經言三綱領八條目而以知止而后有定及物有本末兩節間於其中又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及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兩節綴之於後似無倫序恐是舊本錯簡尚有

此在而程朱二夫子未及考定也今欲如此次第之似為得之而經傳兩全不須補矣意見若此不知有道君子以為如何

今定傳義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中庸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集註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

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集註謂君子既常戒懼而其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其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似乎說自己不見不聞然人必睡熟方不見聞如何又戒慎恐懼得且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有天理即無人欲有人欲即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存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

萌意見以爲若於人所不見不聞已所獨
知之地而能戒慎恐懼亦足以體道而不
離矣且隱微即人所不見聞慎獨即戒慎
恐懼人雖不見聞而已獨知之則天下之
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故不可以
不慎獨也以此推之前後二段是一意前
一段是做慎獨體道的工夫而存天理遏
人欲皆在此矣後一段是申明所以慎獨
體道的意思若謂前一段是存天理後一

段是過人欲則誤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集註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註極有文彩讀之最中聽余嘗體認之則難行且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

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意見謂中和之在人存之於心無所偏倚謂之中發之於外無所乖戾謂之和不獨於喜怒哀樂見之而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未嘗無也子思特舉喜怒哀樂以例其餘耳為人君者誠能於脩齊治平之道處之事事合乎中則事無不諧人無不和中和之氣格于

上下則日月不薄蝕山川不崩竭而天地
位矣雨暘時若寒暑應候而萬物育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
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集註謂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
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

其小無内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葢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意見謂若大而無外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可説若小而無内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則説不通矣夫婦可以與知能行似言費聖人所不知不能似言隱天下莫能載似言費天下莫能破似言隱侯氏謂聖人所不

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其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意見謂子思言聖人所不知不能盖言理之隱者雖天下之至聖亦不能知不能行非止言孔子之聖也若禮若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郯子則知之如何謂聖人所不知若天子之位孔子雖不得而堯舜禹湯則得之如何謂聖人所不能詳此而侯氏之言未為是欲知此章之旨要當深味子思之言而以慝

會之切不可全憑諸儒之註也

鬼神之為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為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為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門神竈有竈神木主為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有也集

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又引詩而
言神之來不可測度不可厭射而不加敬
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意見言
微之顯與首章莫顯乎微末章知微之顯
同誠之不可掩與大學此謂誠於中而形
於外同蓋言人於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
幾誠有是事於中必形著於外如鬼神之
無形與聲而無物不有無事不見其可不
致謹乎若將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夫只說鬼神而不推之於人事似非立言
聖訓之意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蓋因上章言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父為士子為大夫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至此以達孝贊之謂之達孝者言武王周公之孝達乎上下也觀章內四達字可見及下文言繼志述事與夫祭祀之禮皆通行之孝也集註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若舜之孝天下之人豈不通謂之孝何以不曰達孝而曰大孝乎通謂之孝之說恐未是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蓋言誠者人之所以自成已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集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物之一字似未通觀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可知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蓋總言天地聖人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地惟其博厚所以能載物天惟其高明所以能覆物天地惟其悠久

所以能成物言天地之體用集註謂此一節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恐非是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聖人與天地同其體則是以意見度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方可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集註又謂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莫道上一段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此一段又以配地配天無疆而

言恐非是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穆深遠也意見蓋言天之命深遠而不息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是言文王之德亦深遠而不彰顯也集註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恐未安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意見謂大經不止於五品之人倫如禮樂刑政九經之屬皆是也大本者身之謂也身為

國家天下之本故曰大本化育者造化生
物之功也倚偏也經綸天下大經言至誠
之聖人整頓天下之大經大法如治絲者
分之合之皆有頭緒而不亂也立天下之
大本言至誠之聖人立身於大中至正之
地而可以為民表也知天地之化育言至
誠之聖人知天地之化育過則財成之不
及則輔相之夫焉有所倚言於此三者處
之皆得其中而無所偏倚也惟天下至誠

為能者以見凡誠有未至者不能也集註以夫焉有所倚謂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不可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集註謂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意見謂以存心致知言之固無容議如何存心止能極道體之大致知止能盡道體之細又以下文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為存心之屬盡

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為致知之屬恐未穩然致廣大極高明敦厚三者謂之存心之屬似矣而溫故亦可謂之存心之屬乎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謂之致知之屬似矣而崇禮亦可謂之致知之屬乎此五句乃窮理脩德之事而為凝道之本不必分存心致知說未有不知而能行之者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是窮其大而不遺乎細道問學事也極高明而

道中庸是行欲髙而不過乎中尊德性事也温故而知新亦道問學也敦厚以崇禮亦尊德性也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一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二

論語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或曰為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為人也孝弟而言蓋言孝弟乃是為人之本最有理集註之說似乎牽強費力

巧言令色鮮矣仁意見謂人固有飾巧言令色以悅人而亡心德者亦有生質之美言自巧色自令而心德亦不亡者此聖人所

以言其鮮以見非絕無也集註謂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恐非聖人意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昔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意見聖人斯言其原蓋出於此而節用二字尤切當然此五事施於政事之間則政必成而民必安若徒存諸心而不見諸行事則政何由成而民何由安集註謂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

也未詳何意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意見以爲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無忠信以爲主也若以忠信爲主則自重厚自有威嚴所學自堅固集註解主忠信不本上文而言似乎脉絡不貫通矣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意見蓋言君子飲食不暇求飽居處不暇求安者志於敏於事而愼於言也就有道

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盖古之學者　要在乎謹言慎行以脩身非徒記誦詞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是皆以言行為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詞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

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謂蔽猶蓋也他書有以斷字訓蔽字者蓋言詩三百篇一言以斷之曰思無邪尤切當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或問為政者當先德禮而後政刑令夫子先言政刑而後言德禮何也曰夫子但言政刑德禮感人淺深之不同非言政刑當先德禮當後也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集註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意見謂木鐸乃徇于道路之物 非得位設教者之所振者也此說非是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此說為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集註謂善者美之實也或問何以見

其美之實曰作樂以象成功舜之樂舞樂
歌必形容其揖遜得天下之狀故云盡美
盡善武之樂舞樂歌必形容其征伐得天
下之狀故云盡美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意見以為孔子初學之時
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且吾
儒之徒之願聞道皆欲成聖成賢致君澤
民也若早朝聞得道一事不曾成得到晩
就死了何益之有則知此乃孔子初學之

時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

吾道一以貫之意見以為一即心之理也心爲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盡己推己之謂而爲吾心之權度所以稱輕重度長短而爲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己推己則可以酬酢萬變而無不通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意見以為斯蓋指脩已治人之道而言未能真知無疑未可以仕仕則未免於寘行妄作壞事殃民闕之用心如此此夫子所以喜之也程子謂漆雕開已見大意所謂大意者不過脩已治人之道外此則惑人矣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集註謂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意見以聞字推之又以下文言字證之文章只是言語

文辭非威儀也若是威儀只可言見不可
言聞
雍也可使南面集註謂南面者人君聽治之
位言仲弓寛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意見
以為南面不止為人君聽治之位而諸司
衙門亦皆南面也仲弓縱有寛洪簡重之
度聖人未必許其可使居人君之位不過
許其可使居南面為正官也集註之言似
為過矣觀仲弓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言

可見不過爲親民官耳
據於德依於仁若依集註解二句辭雖殊而
意則一使學者如何體認用功意見以爲
仁是仁者之人依乃是親近之也既執守
其德又當親近仁者以輔成其德即弟子
章孝弟謹信汎愛衆而親仁之意也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意見以爲聖
人非爲束脩之禮而教人且束脩亦非贄
見之物蓋言能自行撿束脩治其身者是

為謹飭之人有受教之地吾未嘗不誨焉否則誨之亦不入故不誨焉即下章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之言而觀之則知聖人之教人不論束脩禮之有無也又按後漢馮衍傳注束脩謂約束脩身又可見非禮物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且孔子嘗以君子哉許蘧伯玉南宮适及子賤矣今而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似乎當時此三君子皆
不在也 其他君子雖有之而未之見耳故
發此歎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集註釋為之謂為仁聖之道意見以為孔
子既不敢當仁聖之名又豈肯言我為仁
聖之事而不厭以仁聖之道誨人而不倦
乎為之為猶學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夫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意見以為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顔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此乃君子之所當貴重者若籩豆之事則有司之所當管非君子之所貴也或以斯為不勉強自然如此恐未安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意見以為仁者心之全德當以為己任如

人君付我以重任我則盡心力為之雖遇
大利害亦不辭豈不重乎然既為之不可
始勤終怠必鞠躬盡瘁至死而後已豈不
遠乎

興於詩意見以為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
可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
所謂詩可以興者此也立於禮禮以謹節
文有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慎威儀言
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

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者此也成於樂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諺所謂筵前無樂不成歡者豈異此乎集註謂學之初學之中學之終若然則是學之初不可立於禮學之中不可成於樂學之終不可興於詩也

恐未是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

夫意見以為凡人狂者多直無知者多謹
厚無能者多誠實此中等人也若直而不
狂謹厚而有知誠實而有能此上等人也
既狂而又不直既無知而又不謹厚既無
能而又不誠實全無可取此下等人也聖
人曰吾不知之者忠厚之意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意見盖
謂成功中而有文章非成功之外而別有
文章也

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意見以為後之有天下國家者能如此誰得而非議之乎

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意見以為不須如此若其事利於人亦利於已不害於衆則當爽意為之切不可以利字為嫌而不行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意

見以為類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
追述在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為高也
仰之則彌高而不可見以為堅也鑽之則彌
堅而不可入瞻之若在前忽焉若在後蓋
言已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
註謂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
體而歎之也若然則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
與國人交止於信非道歟知止而後有定

又非道歟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意見以為衆人只道聖人無所不能盡觀於此言恐聖人亦有未能盡處非謙辭也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言人有可與之共學以窮其理而未可與之共行其道者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言人有可與之共行其道而未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不為事物之

所摇奪者可與立未可與權言人有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未可與之權其輕重以適宜者竊意此章與孟子論善信美大聖神又與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天民者有大人者皆論人品之不同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集註謂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意見以為不知何所據而謂先進文質得

宜蓋先進於禮樂質勝其文故時人以爲
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故時人以爲
君子或曰何以知之曰商尚質周雖尚文
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集
註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不然謹欲從質
以矯其文之過也或曰何以言之曰觀與
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可以知聖
人之意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集註謂以

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意見以為若以道事君而君不聽其言固當去之如不得去則如之何曰盡心而已矣盡職而已矣用舍惟君所命决不阿諛取容食焉而怠厥事也

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集註謂為已欲得之於已為人欲見知於人意見以為今之學者豈徒欲見知於人恃其頗有知識挾制人長短議論人是非而不顧自已

長短是非者比比皆是所謂其終至於喪已者此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見以為想是當時有妄毀譽人者故聖人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有可譽之實因以歎今斯之民即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

情也集註謂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
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
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
非之實也恐非聖人之意

君子憂道不憂貧蓋憂脩齊治平之道有未
能所以不暇憂貧也此余之所憂者在此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意見以為遠望之則見其貌之莊近就
之則見其色之和聽其言語則嚴厲而可

畏似乎有三變實則無三變也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三

孟子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意見以為惠王因孟子言求利之害與夫行仁義之利遂然其言而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一時開悟之言未必能行之也蓋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集註謂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似不通

無以則王乎集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

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不然以當訓作用
蓋言不用論桓文霸者之事當論王天下
之道似乎有理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意見以
為上樂字當音洛似乎理通不知集註如
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
不慎與集註謂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意

見以為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踈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踈者踰戚可不愼與茖將如不得已觧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愼與非惟辭理不順且又重複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集註謂孟施發語聲

舍名也意見以為人姓名之中如何用發語聲恐非是孟施舍式是孟賁字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意見益言氣

配合義道使其行之勇決而無所疑憚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然氣非道義則不充道義非氣則不行下文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復申此一節之義集註言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言無氣則氣餒非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集註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做一節解是也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至運之掌上做一節解似無分曉且說辭不明白所以學者將後一節都說做先王的事似無勸勉後人之意意見以為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做一節解是說先王能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做一節解是勸勉後之為政者識能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不難也如此似明白易曉

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為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欲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取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

明年不知又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糞壅田必瘦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

或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是知貢者非取民之善者也今之賦稅何以踵而行之意見以為若隨歲之豐凶而取之奸詐之徒賄官作弊賦稅年年有減而無增將何以給軍國之用乎今之賦稅雖

曰踵貢法而行之一遇災傷則爲之減除
賦稅則又似助法之意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
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意見以爲子產乃鄭
之賢大夫其使民也義其養民也惠豈不
能造橋梁而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者蓋橋
梁壞而造未成權時之用非經久事也孟
子以謂惠而不知爲政不亦過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見以為此章註釋雖不差但辭語深遠初學難曉依註作文亦不失旨求之於心欲其怡然理順渙然氷釋則未也且以讀書一事俗說便曉其意深造之以道者只如今日讀一受書讀了又讀讀之熟者欲其不用思想自然得之於心也自得之則不能忘失是居之安矣明日讀一受書又如前

不忘失則積之多是資之深矣積之既多
是以人問之左則左應問之右則右應如
水之有原不窮也故讀書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集
註謂澤猶言流風餘韻也意見以為流風
餘韻雖百世不絕五世烏得絕乎如云奮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其言聞者蓋聞流風餘韻也今曰五世而絕
恐非流風餘韻也澤蓋謂人之色澤也以

父子相繼為一世言之五世不過百年人身死百年之後面貌色澤無人得見故曰五世而斬當孟子之時孔子卒將百年孟子必不得見故曰予不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言予雖不得為孔子徒予私淑諸人而得聞其道也觀于此及觀終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之言可見孟子自任道統之意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知何則可意見以爲曹交此問亦可謂知所向慕而識已好學之心已躍然矣故孟子答之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以至終章皆教之之意似無疑詞而集註謂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不知何所據既曰教之以孝弟又曰不容其受業不知所謂業者何事也似乎

抑揚太過非惟不知曹交而亦錯認孟子教交之意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見蓋言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相同集註言人有是心莫非全體

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
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
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是言知性乃能盡
心不無顛倒又與下文文勢不同恐未安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集註言人
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也意見以為此說似非此章本旨且無恒
存之意又與下文意不相屬詳其文理蓋
言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思患預防之

心故能免其憂患惟獨孤臣孽子身處憂
患之地故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故能於事理無不通達似是本意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意見以為蓋言子莫
執中為近於道也與孔子稱回也其庶乎
之意同是許之之辭非貶之也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是泛說非說子莫不知集註何
以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程子
又曰中不可執也若然則堯舜禹允執厥

中皆非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集註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意見以為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蓋設言人能久假仁義而不歸則仁義即此而在矣安知其非真有也是由勉強而至於自然也推此則舊說亦有理不為誤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意見
以為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湯崩之時託孤
之命不付之伊尹而付之誰歟是以太甲
之放之歸伊尹必有所受非擅為也使其
不受湯之付託雖有其志何敢為哉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集註謂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
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
意見以為苟非好名之人雖一簞食一豆

美必見於色似是

石渠王氏意見卷之四

易

程子易傳發明四聖畫卦繫辭與夫贊易之旨極為詳悉朱子謂易乃卜筮之書是以解易只就卜筮上說以便占者之稽疑故謂之本義然不讀程傳則義理之精微不明不讀本義則卜筮之奧妙無考是知二子之傳義可參考而不可偏廢也正統以前學者於傳義俱讀場屋文字或主經傳

式主本義俱取其後主司偏見主本義者
取之主程傳者不取遂使學者不看程傳
只讀本義坐此書房只將本義刊印發賣
而程傳初學之士有未之見者意易之書
廣大悉備變化無窮大而脩齊治平之理
小而宴飲起居之節靡不該載故為六經
之首卜筮云乎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蓋言九
三君子處危疑之地將何為哉惟終日乾

乾不息以進德脩業為事至夕猶可休矣而其心猶惕然不放故雖處危地而無過咎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意見以為聖人大明乾卦終始之二爻則其中之四爻亦無．明也既明之則見其六爻之位各以時而成也六龍即潛見躍飛之六龍也聖人時乘六龍當潛則潛當見則見或躍或飛俱不違乎時是以能當天運

也讀者當以傳義並觀而始即元終即貞之說可不必用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之說尤不可曉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本義謂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無以居之亦不見發明居字之義不知所居者何事近來學者多以

居之謂君忠信意見以為不然君德業謂
處事也脩辭立其誠所以能處事也若言
語不誠實豈能處事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意
見以為程傳與本義二說不同程傳為是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意見以為學以聚之廣其見聞也問以
辨之別其是非也致知事也寬以居之從
容處之也仁以行之不為私意蔽累而為

之力行事也

損卦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故為損曰賦稅國之所需民之所供若不取諸下上何由足曰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不過什一不為剝民過什一則是剝民也

益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為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曰上之所用皆下之所供若不用下之供而專以上

之所有賚于下民固說夫不知上之所有
從何來曰不是全不要下之供只是以常
賦取之耳倘遇灾荒民有不足則散所積
以賑之便是損上益下民心自然悦懌豈
有窮盡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謂居德謂
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
防禁則無潰散也本義謂居德則忌未詳
意見以為當決決之時君子體之則當施

恩澤以及下諸自以為德則人必疾忌之
似為得之
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竊見以為
天下之寶莫大於天子之位以聖人居天
子之位則九州四海罔不臣妾九夷八蠻
莫不朝貢其為寶孰加焉然欲守大寶也
位必須得人心苟得人心則是位非止一
身可以久居而聖子神孫亦可以相繼而
居之矣若失人心則一身尚不能保何敢

望百世之弗替乎省刑薄賦顯忠遂良得人心之道也窮奢極欲信讒說色失人心之道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

書

金作贖刑蔡傳謂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然罪既極輕則用鞭朴之刑不知又有何情法之可議而以金贖之恐未是意見以為金作贖刑蓋贖老幼篤癈之不能受刑者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
時克人皆謂稽于衆人之言舍己從人也
意見以為考於衆人之中舍己從人不虐
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我豈能也益
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
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蓋益因舜尊堯而
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
亦能如此此說最是不必致疑上文祇承
于帝是禹言敬承于舜舜既謙言惟帝堯

時堯益若又歸美帝堯則顯得舜不及堯
而不足爲君也舊說非是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
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意見以爲堯若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壬惟其不能是以有憂遷
畏也蔡傳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是

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不說克不能却以能者言之似乎支離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蔡傳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語意含糊人所難曉意見以為言人君所行之善惡在乎民民之善

怒通乎天民喜則天喜而降於祥民怒則
天怒而降之殃有國家者可不敬哉如此
說似乎明白易曉
臯陶謨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
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意見以為
此謨是禹受命居攝時臯陶為禹陳之非
陳於帝之前也若陳於帝之前如何帝無
一言問答
益稷傳謂令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

昌言正與上篇未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意見以爲益稷是雜記典謨之未備者故不曰典亦不曰謨而以篇内益稷二字名其篇若依林氏之說則謨之一字似無意思若以爲臯陶謨益稷文勢接續以其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則當均分爲二今計臯陶謨

止有三百五十九字益稷有六百二十字

其非鼗而二之也明矣

下管鞉鼓蔡傳以下謂堂下之樂也意見以

為不然柷敔非堂下樂而亦列於鞉鼓之下

可見非堂下樂也下管恐是樂器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蔡傳謂所猶所其無

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

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

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意見以為王既以敬

為處所又言不可不敬德似乎旣稱其能
敬又以不可不敬勉之也似不通意見以
為觀洛誥王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之言則知所即處所之所指洛邑而言
蓋言王旣敬天之休而作此洛邑不可不
敬德苟不敬德雖有洛邑不足恃蓋勉之
也似乎順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意見以為蓋言文王
以卑賤之事自服役也康功田功即其事

也言此可見文王之無逸非言其儉也蔡傳謂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且宮室可言卑衣服豈可言卑乎

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謂上竦無枝曰喬意見以為喬字只可訓高字若上竦無枝解喬木之喬亦可解喬嶽之喬則說不通矣言上竦無枝者蓋還就不可休息而解之也何必如此只說南

有喬木本可以休息今則不可以休息矣漢有游女本可以求之今則不可求之矣亦自明白通暢

按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傳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意見以為不知更將何物為可報乎蓋言不以是為報也其意欲彼懷我德長以為好而不忘耳此似歌詠交鄰國之道之詩非男女相贈答之詞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〻

遡洄從之道一長遡遊從之宛〻中央傳謂此詩不知何指意見以為似隱者不得而行人歌之之詩

春秋

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也孔子脩春秋者魯史也作魯史者何人曰魯太史也魯太史為誰曰左丘明也左丘明既作魯史桓子何為而脩焉一史為記事之書左丘明

作史特記其事耳而未嘗褒善貶惡以示勸懲孔子脩之其於善者則褒之榮於華衮其於惡者則貶之嚴於斧鉞式於諸侯則書其名於大夫則書其字賞功罰罪明白無隱以示勸懲於將來孟軻氏所謂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此也以此言之則是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魯史而脩之也何爲以左氏爲傳而與公羊傳穀並傳今觀公羊穀梁傳不過發明之

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為之說此左氏不可為傳一也孔子曰乃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為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為之經而生乎前者為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為傳二也然則誰為之歟曰此必子貢之徒續經而以左氏為傳以尊孔子也且孔子

因魯史以脩春秋正猶朱文公因溫公通鑑而作綱目也自漢以來至宋歐陽脩劉恕等皆說左傳是左丘明作近世人却說不是左丘明不知是何人若是別人有如是筆力如何不著名譔此其為左丘明也無疑矣

宣公二年經云趙盾弒其君左氏記其事甚詳謂晉靈公不君趙盾等諫不聽欲殺趙盾盾走而免趙穿弒靈公盾未出山而復

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弑君非我也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何盾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意見以為此時孔子尚未生不知此言從何來蓋孔子後來脩春秋時論之而附於傳內必非左氏所記之言又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答然明何為毀

鄉校之言有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
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
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忠言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
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
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
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
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
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

子産不仁吾不信也意見以為當時孔子方十歲豈能聞是語而為是言蓋亦後來論之也

禮記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意見以為雖止云五十養於鄉而六十七十之庶老居於鄉者有德行可以為一鄉之表率者亦不可不養於鄉學以厲風俗也若七十以上有德有爵之國老可

以為天子之師者則養之於太學以問治道其養也或歲一行之或二行之非常行也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後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禮天子有迎拜跪設醬豆親自袒割跪授爵以酳公卿有設席施几正舄祝哽祝噎之禮然後天子問道國老答焉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集說謂此言漸老則

漸近死期當預爲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
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
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
可就故云月制至於九十則棺衣皆具無
事於制作但每日脩理之恐忒有不完整
也意見以爲人至六十棺椁衣衾皆當歲
制也至七十棺椁衣衾皆當時制也至八
十棺椁衣衾皆當月制也至九十棺椁衣
衾皆當日脩也若六十者止制棺椁不制

衣衾倘有不諱止有棺槨而無衣衾可乎

謂之歲制時制月制者蓋死期愈近而備

之愈速也

石渠意見拾遺補缺序

恕昔食祿于
朝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不遑他及以致舊學荒蕪及其致事而歸年已衰暮自力不足幸爾天假以年備理先隴之暇就於隴次小室之中搜閱典籍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藏之私家復涉獵經書傳註夫傳註乃釋經之辭其依文尋義不背經旨明白通暢可言可行者恕固尊信之以探聖

賢之道而施於政事之間矣間有與經文稍異而體認不通者乃敢以管見妄議一二名曰石渠意見謂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非真知灼見也嵗嘗與弘道書院諸生商議可否不意西安太守華容嚴君永濬得之命工刊行雖欲收藏不可得已及其已行之後再閱傳註復得一二名曰拾遺其後又有所得名曰補缺或曰先生之於傳註何不俟其通看了畢而總爲一帙何爲先爲意見四卷而行之又爲拾遺二卷而

行之今又爲補缺一卷乎然余之初爲意見也年已八十有四矣惟恐無來日是以汲汲乎欲速成之後爲拾遺也年已八十有六矣又恐無來日亦欲速成之今爲補缺也年已八十有八矣不知來日又如何是以不得不爲之速成也學如不及幼學且然况耄年乎噫恕之述此意見也奚敢與先儒辯論是非而望後學之我從乎不過盡一已之見以塞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責耳

弘治癸亥二月戊戌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致事三原王恕序

既答而復言也胡氏曰令之成人乃子路之言未詳是否意見以爲如是既答而復言何以曰何必然謂之何必然者以見何必如上文所言兼四子之長又文之以禮樂然後爲成人也胡氏以爲令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爲是不必致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意見以爲此蓋孔子爲魯司寇時公伯寮愬子

於季孫子字下路字疑衍如是愬子路子服景伯何以不告子路而告孔子孔子何以荅之如此以此推之其爲愬子也無疑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註謂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意見以爲水淺則攝衣涉之爲是水深若以衣涉之則手足難動而溺矣以衣涉水曰厲恐不然且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猶人之嚴厲可畏也深

則當畏而止之不可涉也蓋譏孔子人不已知不
能止而猶欲行不能適淺深之宜也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註謂史官名魚
衛大夫名鰌不言其字意見以爲史雖是官名古
人有以官爲姓者若成王之時史佚是也若將史
爲官名佚爲姓乎爲名乎以此推之則知史爲姓
佚爲名正猶此言史魚者史爲姓魚爲名而鰌其
字也如此說亦不知然否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註引蘇氏之說以爲人之所履

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此說與
本文無干恐不必用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
几席之下矣亦不必如此此說只說人之處事無深
遠之慮處之不停當必有後患是爲近憂也亦自
明白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謂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
其人也人亦難曉只說人能擴充而行其道道不
能擴充而行其人似乎易曉衍非其人道不虛行
待其人而後行即此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

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註謂子路述孔子之

意如此又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

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竊意以爲詳

其文義而路下當有反子二字爲夫子之言也爲

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夫子之意

而言之如此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竊見以

為聖人於伯夷等六子作三等而品題之而獨不評論朱張者可見逸民之稱此七子者蓋倚有社昔非始於孔子也若始於孔子孔子何以不知朱張之為人而不評論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思以為志不篤則學不博思不近則問不切蓋篤志為博學之本近思乃切問之基仁者心之德人能從事於此四者則心之德在此四者之中矣

孟子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盖亦反其本矣註謂
盖發語辭意見以爲盖乃盍字之誤
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意見
以爲守約孟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
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旣守
約又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與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註謂縮直也惴恐
懼之也言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恐懼
之矣通意見以爲吾不惴焉盖吾亦惴焉之誤言

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亦恐懼似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註謂

若論其極則志固爲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

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

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意是以爲志爲至極之

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

帥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

焉氣次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謂此言養氣

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但當
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
氣之節度也意見以爲必有事焉不但言養氣必
以集義爲事凡人之将有爲也将有行也皆事也
言人之作事不可預期其效但不可忘其義當事
之合義而行之事必成不合義而強行之不惟不
可成而又有後患猶揠苗助長也故戒之曰勿助
長言不可強行以取禍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註謂

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意見以為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非言無常行事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註謂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宅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意見以為前註含糊人所難曉且以俗説解之市廛而不征言止取市宅之税而不取貨物之税法而不廛言

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即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之意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意見以為此與愛人不親反其仁意同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亦此意也集註引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解此節不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意見以

爲進不隱賢盖言進居其位見賢必薦而不隱也
必以其道盖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
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至子之身而
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註謂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
者盖謂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
如此說則是以曰吾有所受之也爲父兄百官之
言意晃以爲非父兄百官之言乃世子之言也世

子以爲吾之所以定爲三年之喪者非自爲之有
所受於孟子而爲之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註謂滕國褊小
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
天下而其業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
心於此可見意見以爲前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
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此言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蓋言後之有王者起必
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爲

後來王者之師也及觀下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則是孟子
教滕文公法古行仁政以此言之可見前註之誤
也
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
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註謂舍作止
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意果以爲舍
猶何不也當讀屬下句何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之何許子之不憚煩似乎上下文理通暢若讀屬

上句謂作陶冶之處而以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為一句上下文理全不通暢矣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意見以為曾子蓋言孔子生知安行道德自然明著就使有若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使之潔白亦不能及孔子自然之潔白不可以所事孔子事有若也亦通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註謂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意見以爲不必如此說只說可以取取之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與之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死之可以無死死傷勇如此說理自明人亦易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註謂故者已然之跡利猶順也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如此則天下之人皆知性之理

意見以爲恐不然蓋言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而已矣更無餘蘊然人之已然之跡有善有惡而不知順理而善者爲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孟子言故者以利爲本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註謂子父母亦甚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意見以爲若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無愁我竭力耕

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恐
說不通恝蓋助語辭如今人言甚麽恝無有恝恐
是此恝字若是蓋指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言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我
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何哉似乎順是言舜不怨父母但盡子職而已矣
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
典刑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
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

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意見以爲長子死當立長孫太甲既爲湯之長孫若年又差長湯崩之後自當立太甲則外丙仲壬之年歲不必論也蓋湯崩之時太甲尚幼未堪立故立外丙外丙死立仲壬二君共立六年斯時太甲必出幼可立故立之由是論之則趙氏之說爲是若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則是仲壬長外丙二歲仲壬爲兄外丙爲弟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

也如外丙是兄仲壬是弟何以弟長於兄二歲此

不通之論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註謂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意見以為孔子既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如何又主宋大夫之家史記以為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為是司城貞子蓋陳侯周臣也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意見以爲平公徒能敬賢不能用賢且失貴貴之義故孟子以爲此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蓋言士之尊賢當如此致敬王公之尊賢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當聽賢者之命至於如此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意見以爲曰卻之是萬章問也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也何

哉又是萬章問也曰賢者賜之是孟子答也曰其
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
弗卻也是萬章言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
是孟子言也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
受不可乎是萬章言也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
禮斯孔子受之矣是孟子言也註謂卻不受而還
之也再言之未詳註又謂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
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
度其不義而託以他辭以卻之是將請以辭卻之

與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兩節俱作萬章言恐未然
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意見以爲此承上文雖
與之俱學弗若之矣而言蓋言學弈者與彼俱學
而不如彼者非其智不若彼也蓋由思射鴻鵠而
不專心學弈所以不若彼也言此以譬齊王非不
智也蓋由信讒遠賢好貨好色蔽其聰明奪其心
志所以不能成其德也

學問之道無他也求其放心而已矣意見以爲求放
心者爲學問之本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況學問乎人能求放心使
心常在腔子內而不外馳有弗學學之必成有弗
問問之必知也此學問無他道惟求其放心乃可
以學問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
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
居者乎意見以爲宮室二字亦是羨文若非羨文
王子宮室既與人同不知更有何居與人異而使
之然也註云居謂所處之位未必居乎爲所處之

位而不爲所居之宮室也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一節言
能養而不能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
實君子不可以虛拘此一節言能敬而不能養皆
非待賢之道必如孔子所謂忠信重祿斯爲待士
之道意見如此雖與集註之說不同未必不是孟
子立言之意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
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即中庸所謂九者天

下之達道也外國之本為是若以仁也者人也為合而言之則以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為之道久通

士憎茲多口註謂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意見以為士多為衆口所憎惡亦通憎字從心不為誤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

也意見以爲曰何以是嘐嘐至古之人當在上文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或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之下是問何以是嘐嘐之辭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似答辭亦有脫誤行何爲踽踽涼涼當在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之後上文必有踽踽涼涼之說行何爲踽踽涼涼亦是問辭而無答辭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是答何如斯可謂鄉原矣之辭集註謂鄉原譏狂者曰

何用是嘐嘐行不掩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之人耶又譏猥若曰何必踽踽凉凉而無所親厚哉且鄉原是同流合汚之人又何譏議人乎集註之說不無牽强以愚意度之狂獧自是一章鄉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

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意見以爲如此說則是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意也謂之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蓋孟子之意以爲孔門弟子速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而知之自任也意在言表及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之言則其以聞而知之自任之意豈不益可見林氏之說似乎不知孟子之言不知

文公何爲取之以誤來學惜哉

石渠意見補缺卷之一終